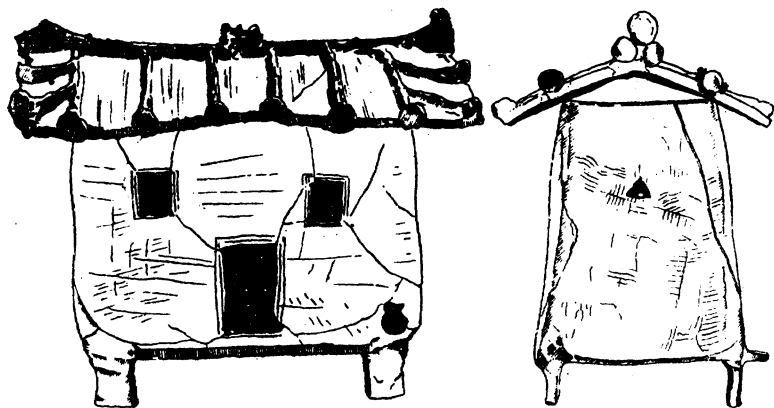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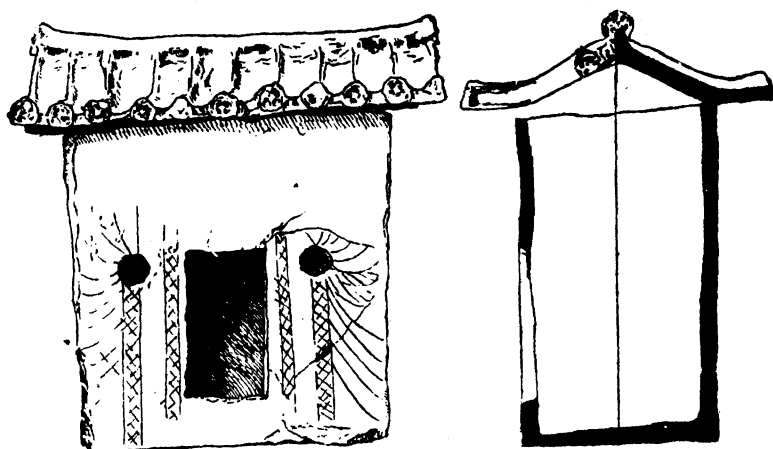


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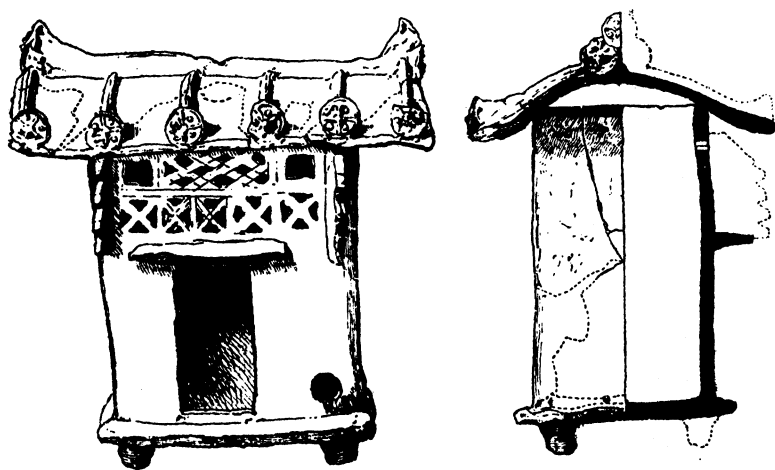
漢代的建築式樣與裝飾



器明墓漢驛城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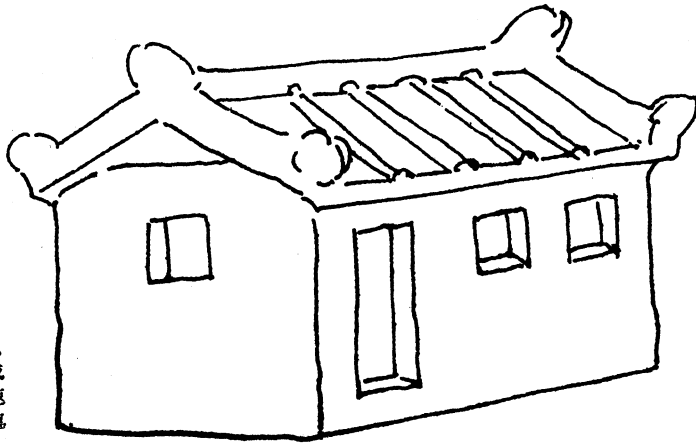
器明墓漢裡山南(乙)



器明墓漢裡山南(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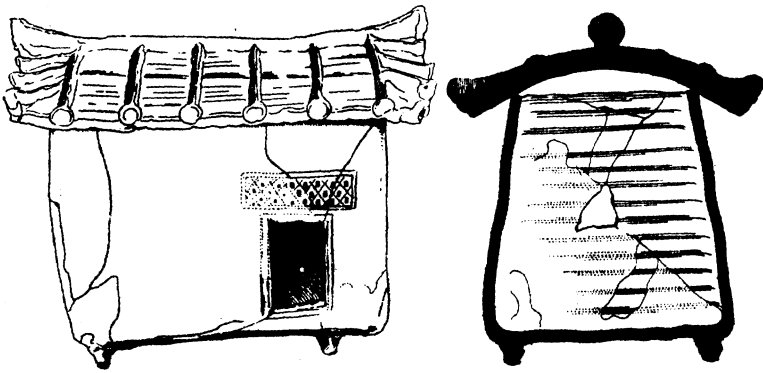
自東方考古學會發刊第三冊轉載

圖版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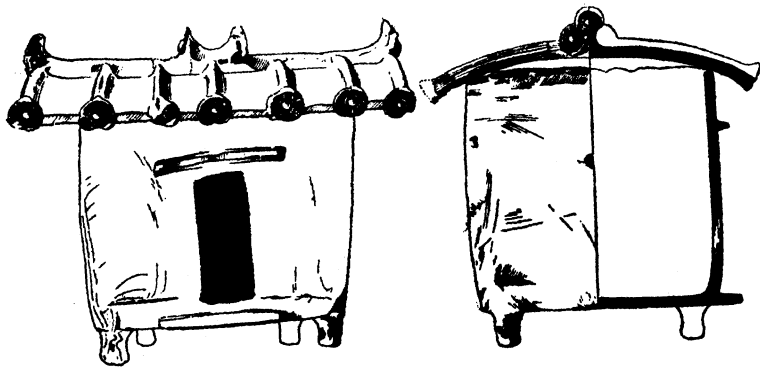


思成速寫

器明漢之中述箸 Laufer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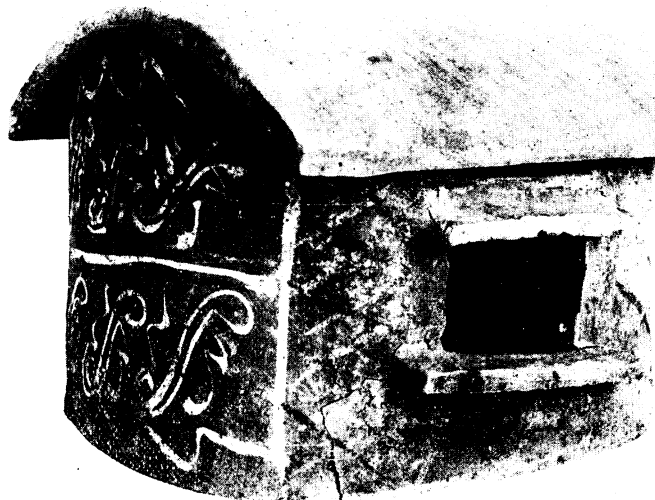


器明墓漢裡山南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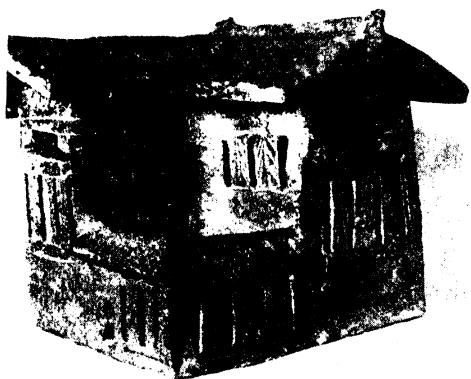
器明墓漢裡山南 (丙)

自東方考古學會叢刊轉載



自東方考古學會叢刊轉載

器明墓漢子城營 (甲)



自東方雜誌轉載

器明漢藏父玉王 (乙)



自關野貞氏支那山東省墳墓表飾轉載

石像畫山城兩 (丙)



三之五
五三三三三

石像畫祠梁武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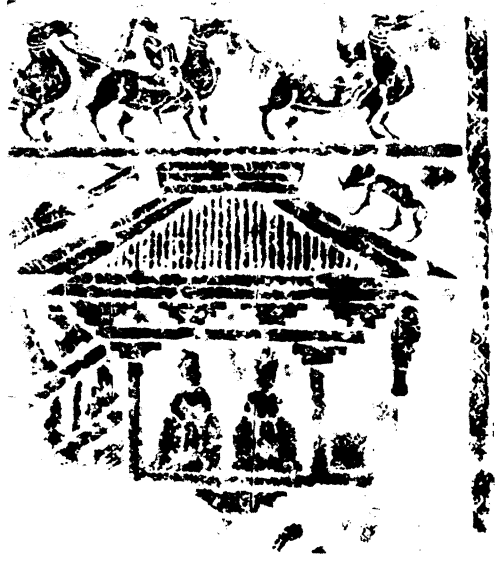
三之十
此石以象缺止存騎都尉合以隸
續補休屠像其騎都尉無名
必全日碑也

漢書金日磾張
掖人休屠王子
沒入官武帝奇
其狀拜侍中賜
姓金氏後為車
騎將軍又曰
全日磾母教誨
兩子甚有法度
上聞而嘉之
死詔書其像
于甘泉宮署曰
休屠王閼氏
碑每祀上帝常
拜之涕泣今此
像似稱休屠而
不言王閼氏成
隸續者文身

石像畫祠梁武 (乙)



(乙)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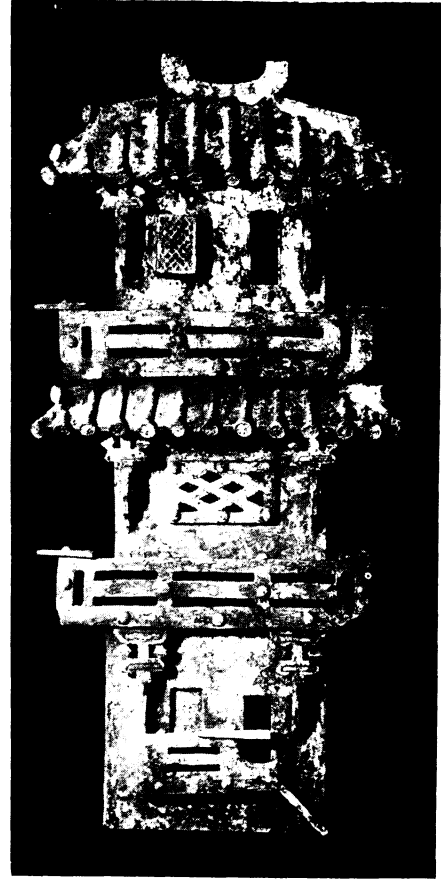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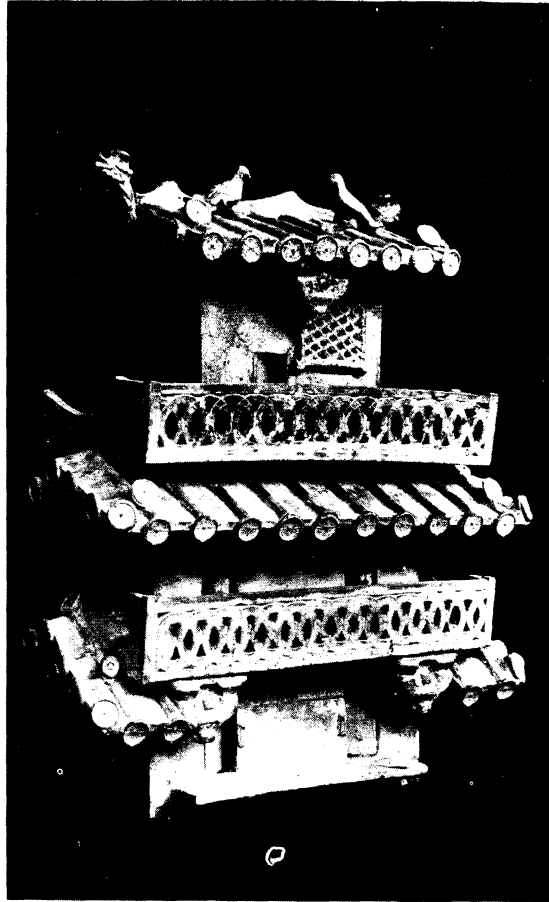


(丙)

自支那山東省墳墓表飾轉載



器明漢藏館術美學大佛哈 (甲)



器明漢藏館物博學大亞尼文雪彭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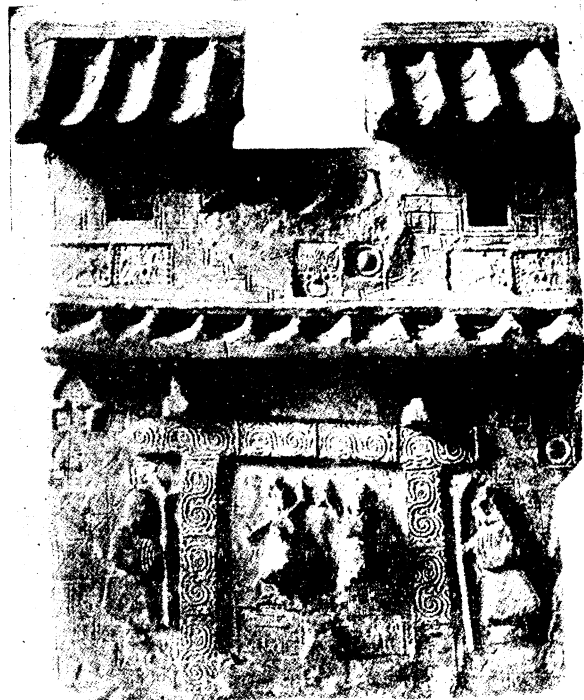


器明漢藏生先庵遐葉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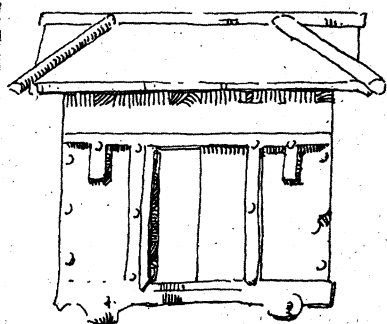
葉先生贈刊

思成蒐集品

思成蒐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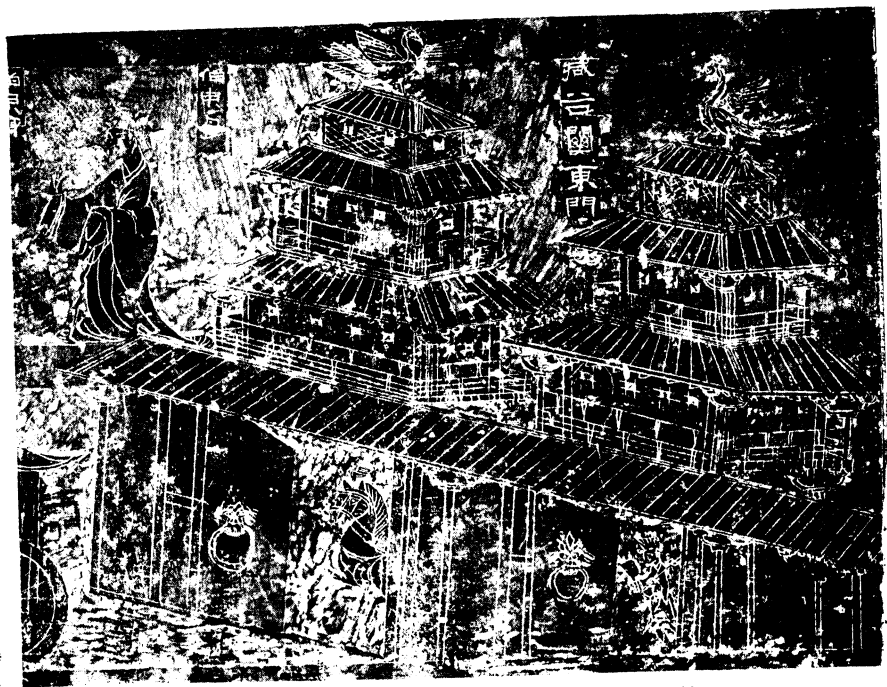


器明漢藏館物博顛列不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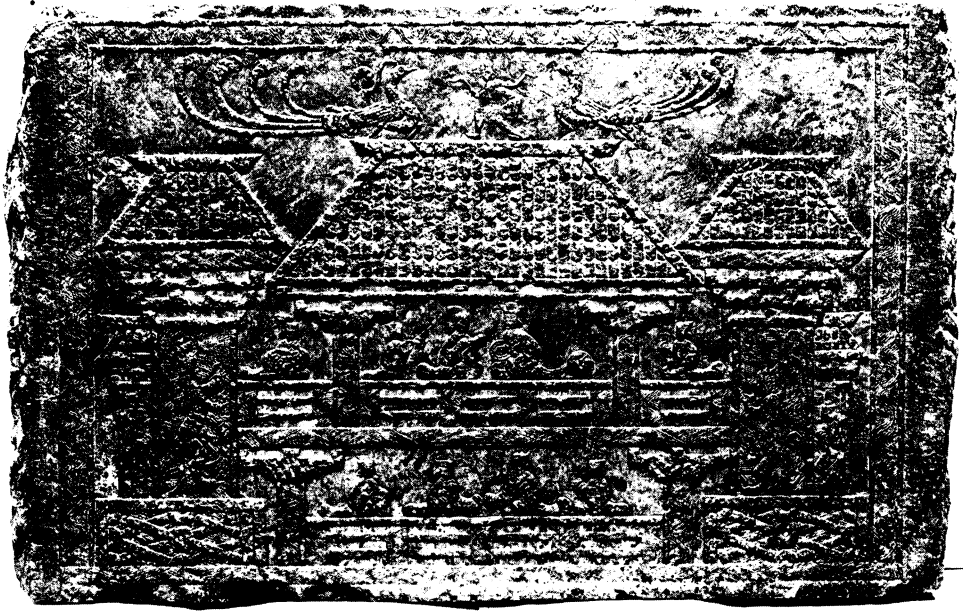
器明漢之中述著福勞 (甲)

思成速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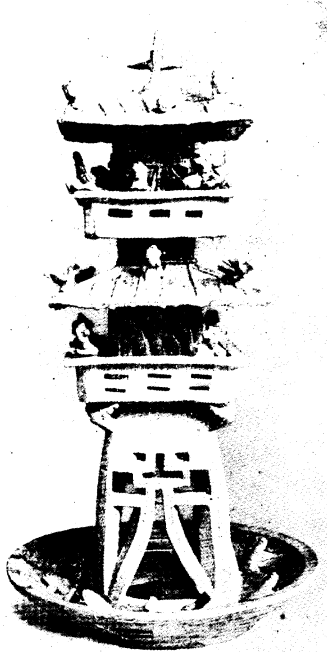
石像畫藏館術美頓士波 (丙)

思成蒐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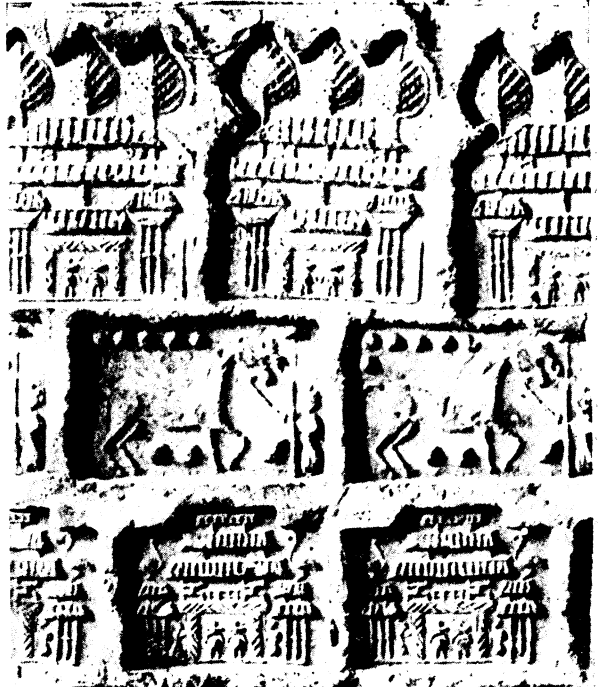
石像畫藏館物博 Metropolitan 約紐 (甲)

思成蒐集品



器明漢之中述箸生浦霍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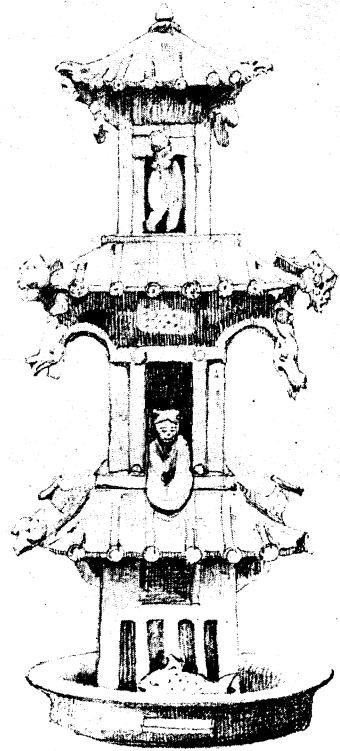
自支那建築轉載



磚墓漢藏學大國帝京東本日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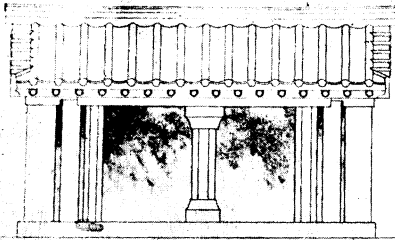


思成速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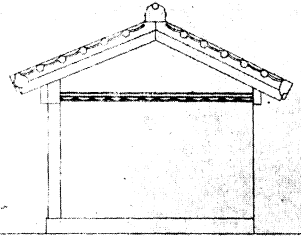


器明漢錄陶藏斯拉拔忽摩優(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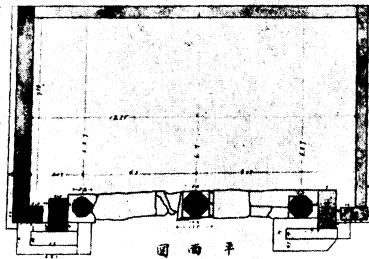
閣樓層三器明漢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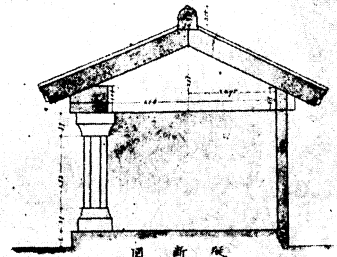
圖面正



圖面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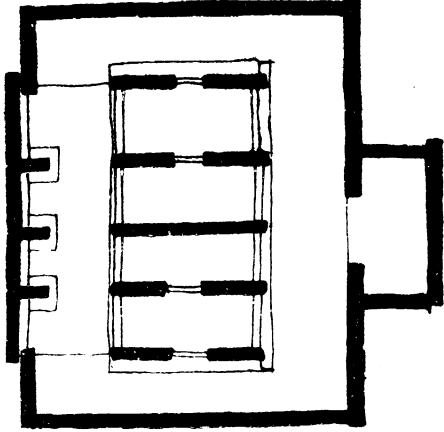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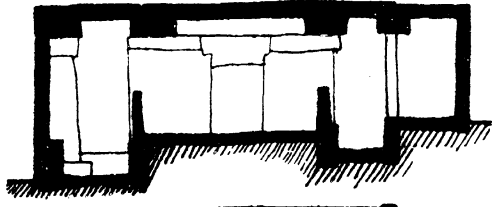
圖面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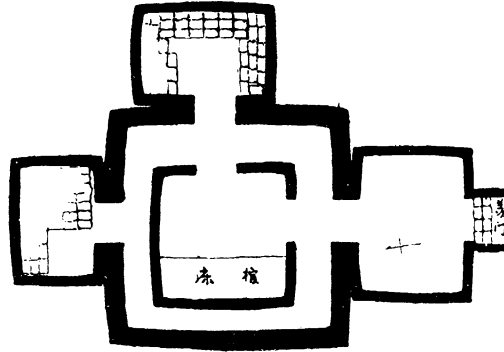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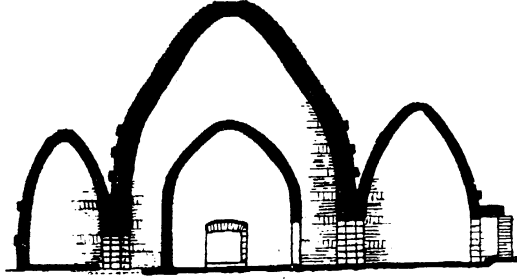
圖面前

自支那山東省墳墓表飾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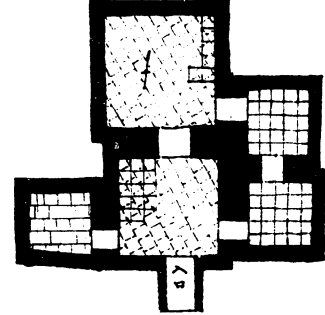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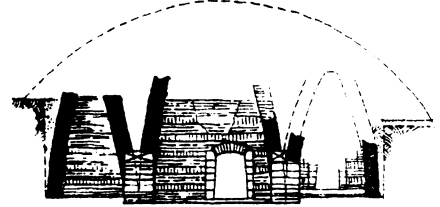
圖測實祠巨郭山堂孝(丙)



(丙) 熊岳城漢墓平面及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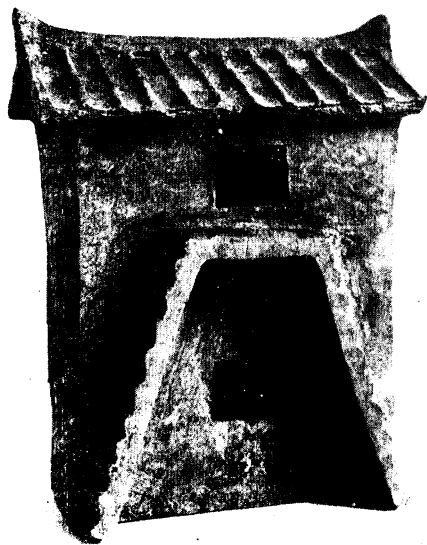


(乙) 醫城子第二號墓断面並平面示意图



(甲) 刁家屯五室墓平面及断面

自東方考古學會叢刊及滿州建築協會雜誌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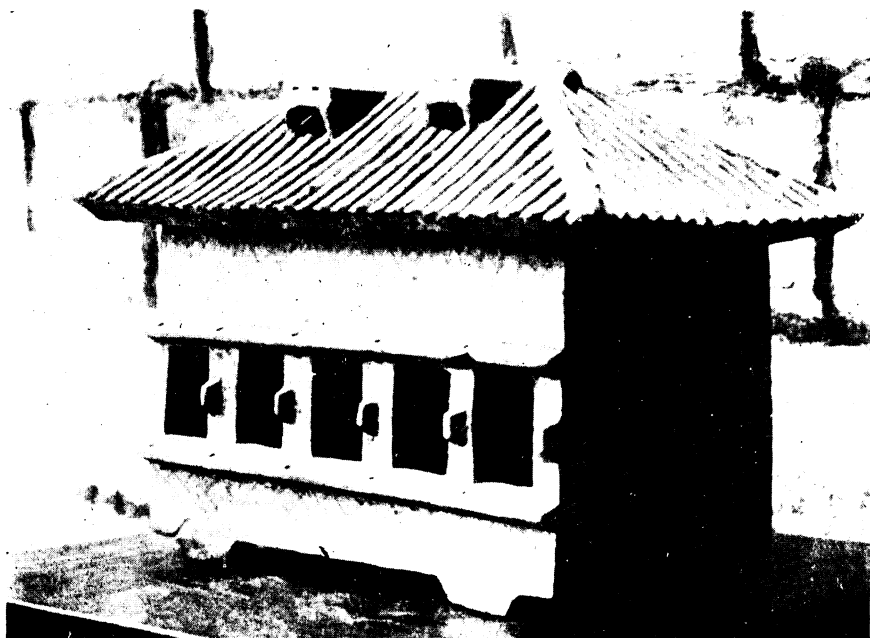
器明漢藏學大國帝都京本日 (甲)

白濱田耕作氏支那古明器泥象圖說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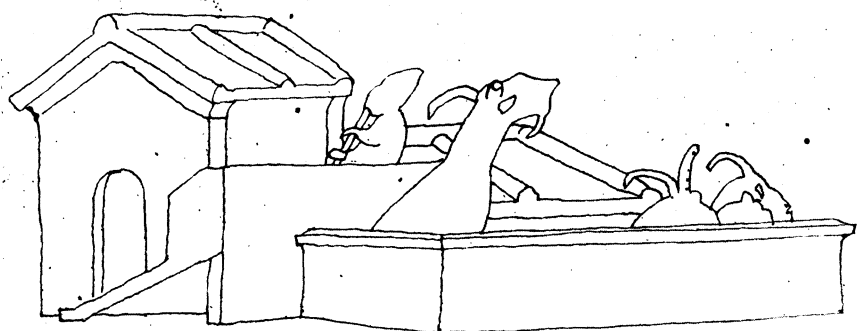
器明漢藏學大國帝都京本日 (丙)

自東方考古學會叢刊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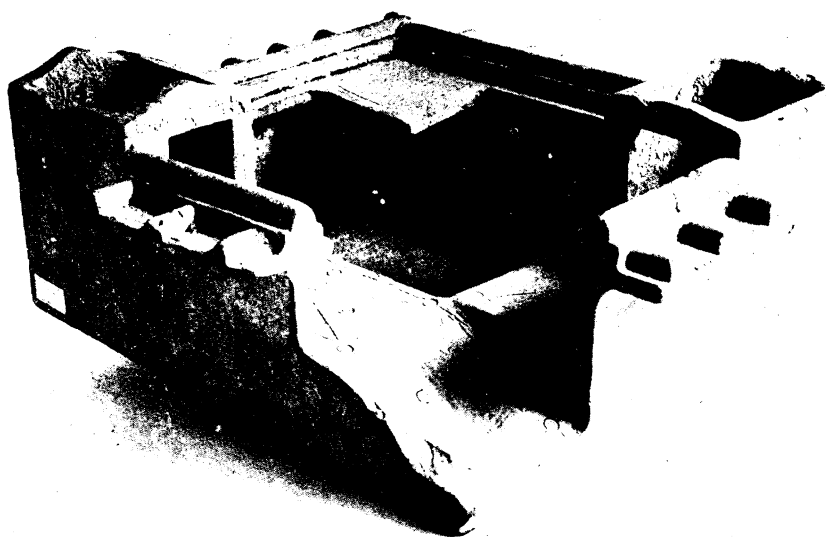
器明漢土出州壽藏館書圖立省東山 (乙)

本社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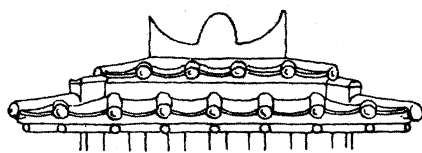
器明漢藏館術美頓士波 (甲)

思成速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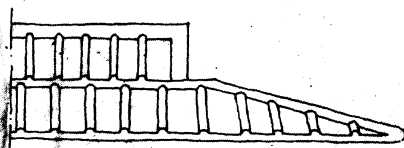


器明漢藏學大國帝都京本日 (乙)

自支那古明器泥象圖說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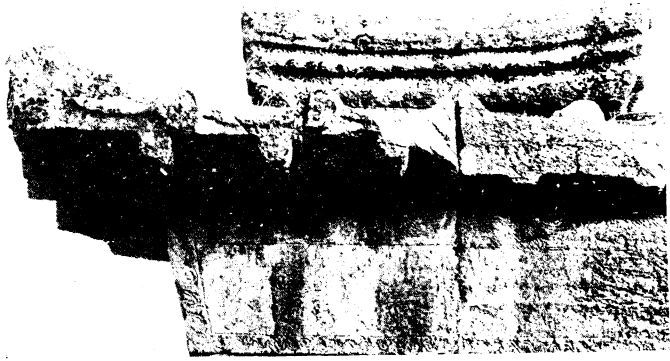


四川雅州高頭廟四阿頂



紐約博物院藏漢明器歌山屋頂

頂屋漢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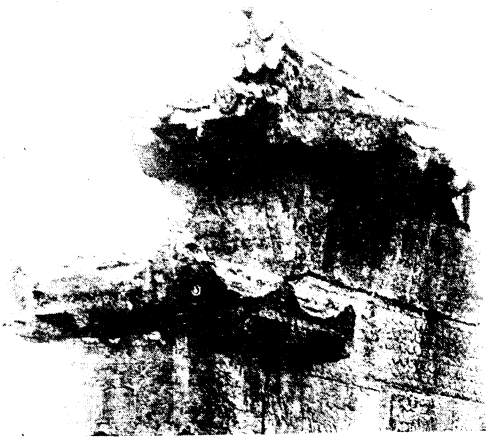


(面正)頂闕石室太山嵩 (乙)



本社攝影

殿大寺昌福東縣霍西山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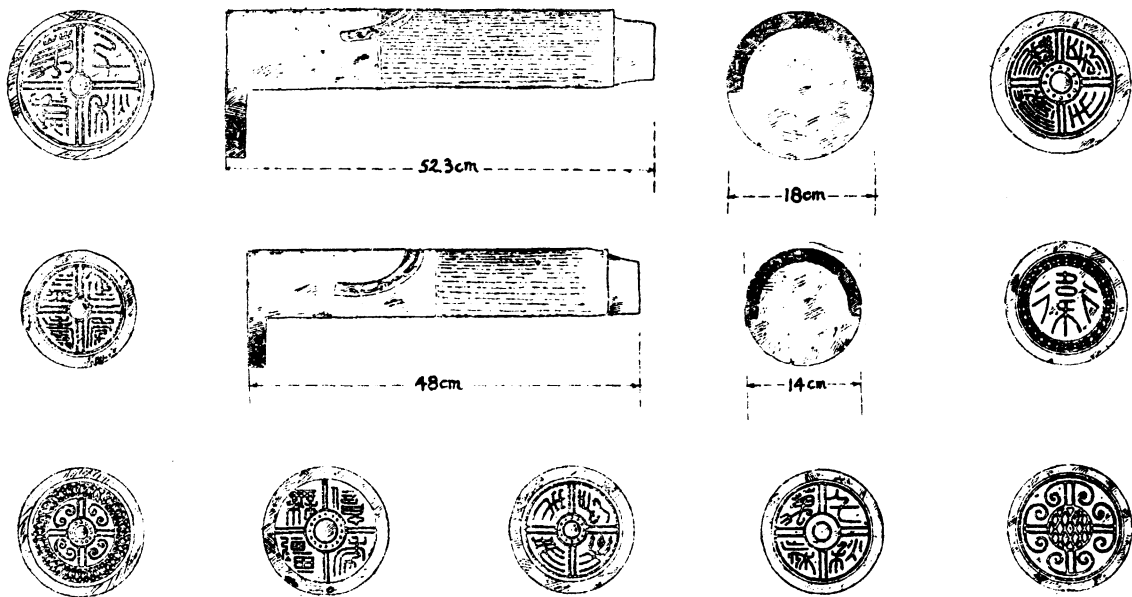
(面側)頂闕石室太山嵩 (丙)

自支那建築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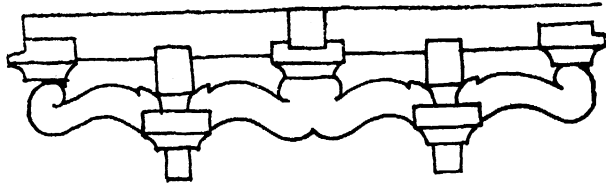
(甲) 漢代脊飾

圖
版
拾
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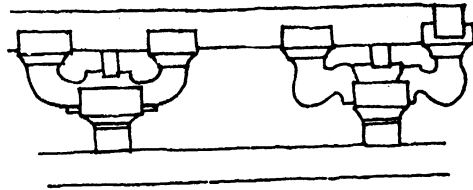


(乙) 秦漢瓦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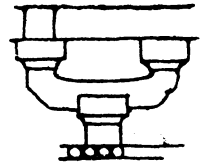
繪者 Boerschmann 氏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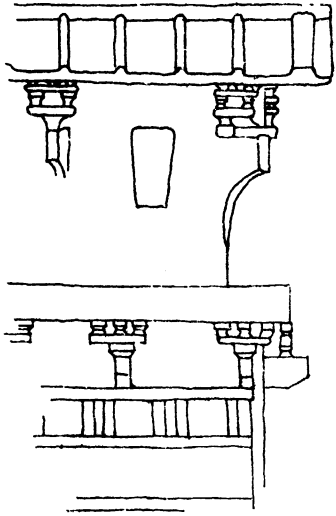
(丙) 沈府君石闕斗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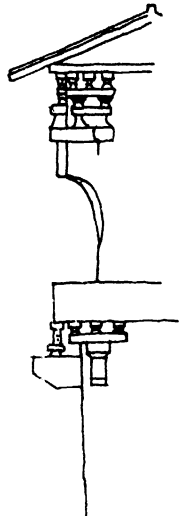
(乙) 高頤石闕斗拱



(甲) 馬燧石闕斗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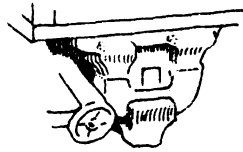
(庚) 漢明器 (穆勒氏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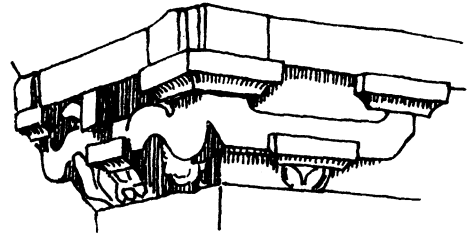
(戊) 玉蟲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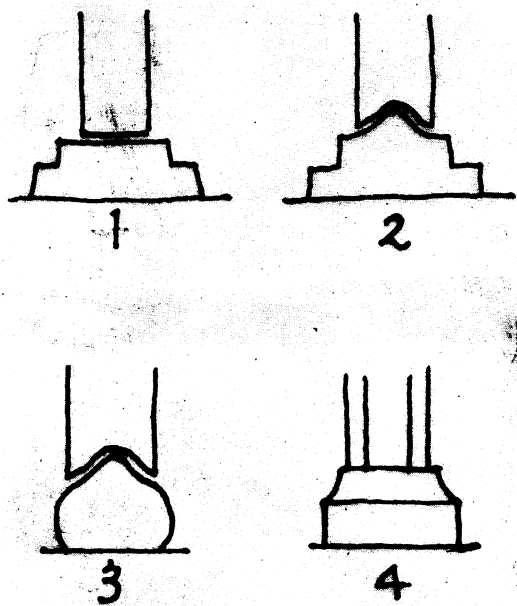
(丁) 函谷關東門石刻



(己) 漢明器



(辛) 趙氏石闕斗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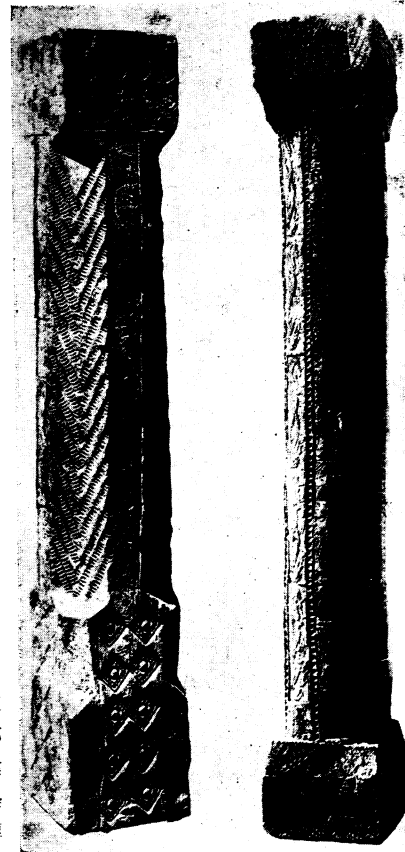
1, 2, 3, 武梁祠石刻
4. 孝堂山郭巨祠

種四礎柱漢(丙)

白支那山東省墳墓表飾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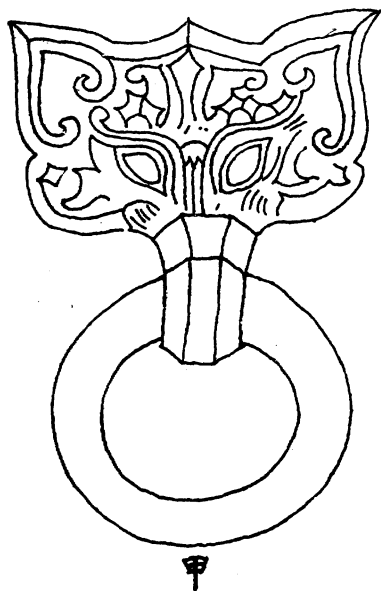
柱石角八祠巨郭山堂孝(乙)



白支那建築轉載

磚墓漢藏學大國帝京東本日(甲)

圖版拾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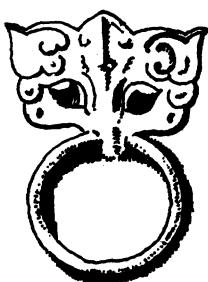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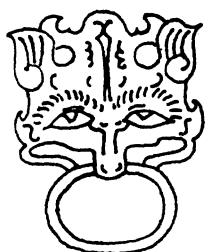
乙



丁



丙



戊

漢鋪首式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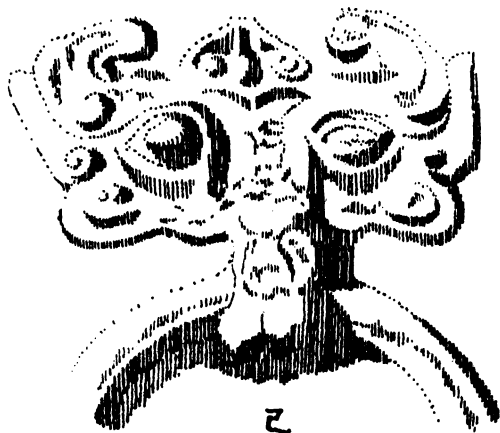
甲、丁、乙、樂浪出土漢銅器

乙、倫敦博物院藏漢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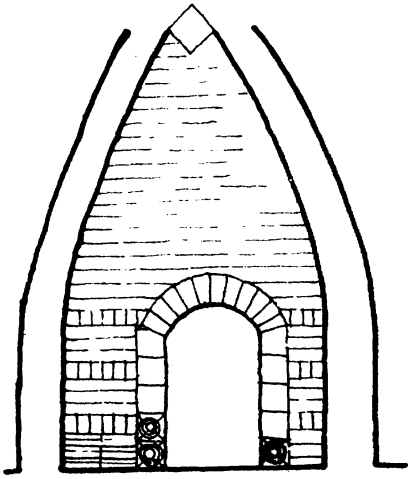
丙、柏林 Staatliche 博物院

藏漢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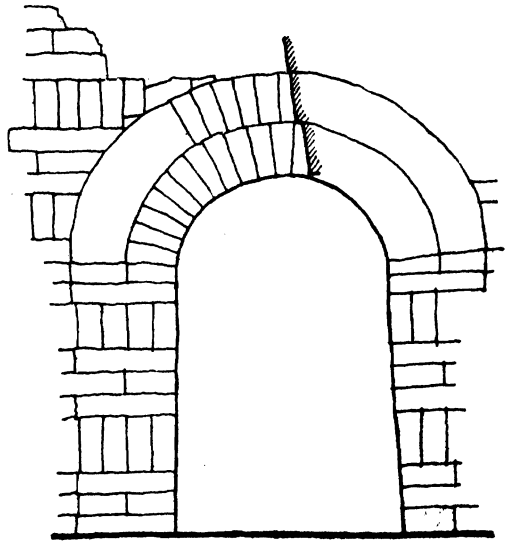
戊、樂浪出土漢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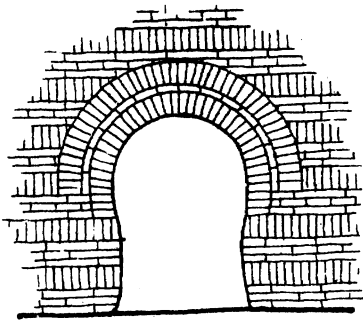
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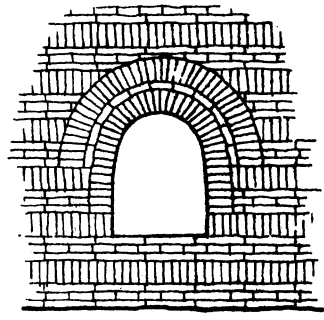
(丙) 刁家屯漢墓



(甲) 南山裏第四號墓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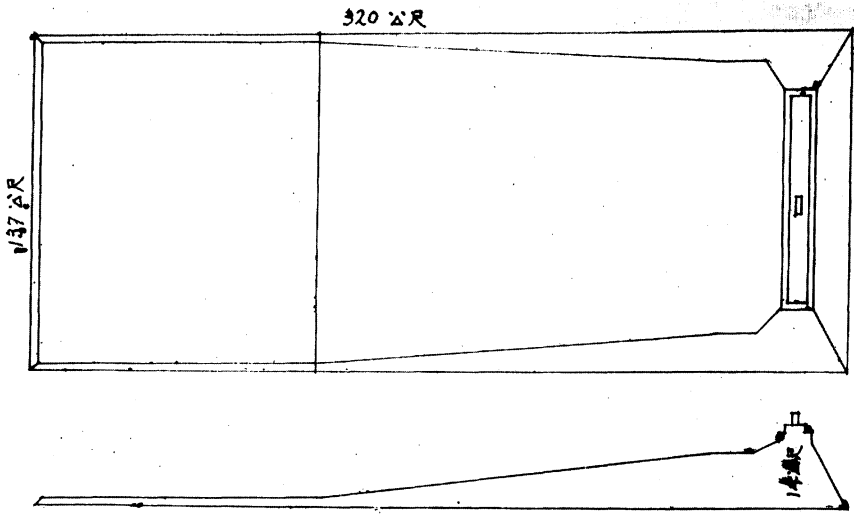
(丁) 營城子第一號墓門



(乙) 營城子第一號墓門



址遺殿前宮央未 (甲)



自長安史蹟之研究轉載

圖測實宮央未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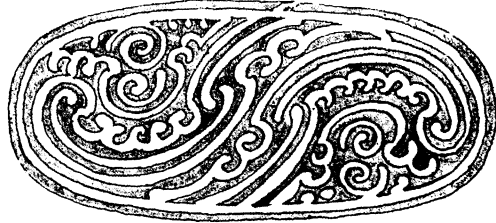
石 像 畫 祠 梁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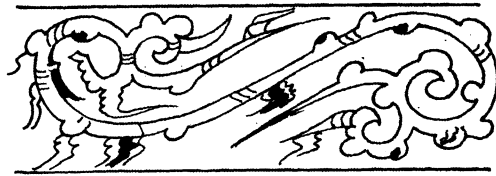
紋氣雲器漆漢土出浪樂 (甲)



紋氣雲器漆漢土出浪樂 (乙)



紋氣雲器漆漢土出浪樂 (丙)



畫壁墳古麗句高 (丁)

白樂浪郡時代遺蹟轉載



圖版貳拾貳

朝鮮大同江出土金錯筒

圖版貳拾叁 瓦當



雀 朱



龍 青



武 玄



虎 白



雁



鹿

自支那建築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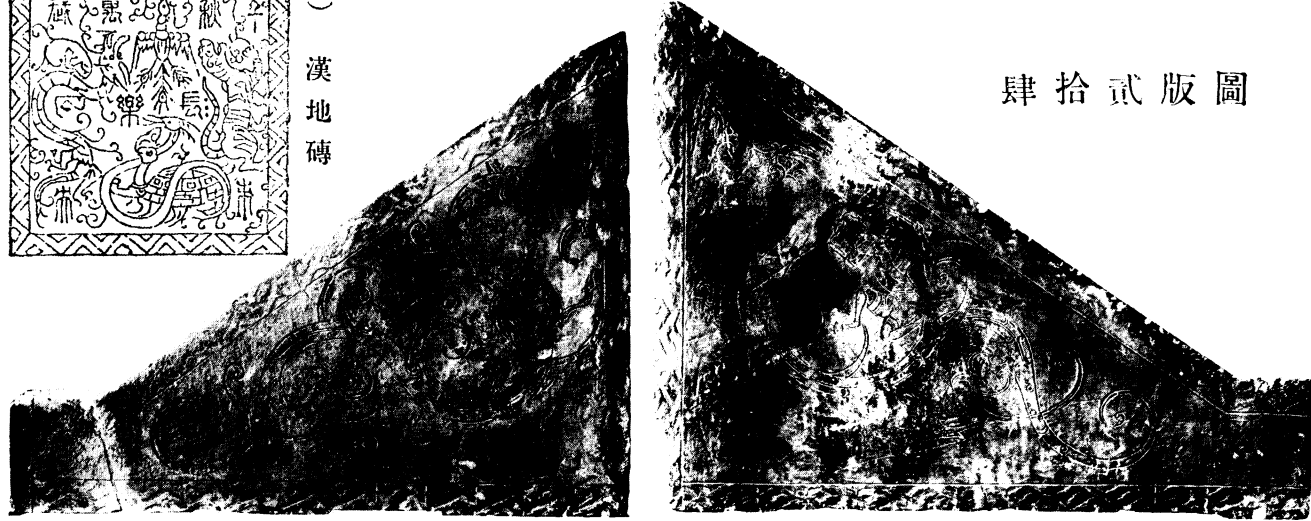
自秦漢瓦當文轉載

本社拓本

肆拾貳版圖



(乙) 漢地磚



白支那建築轉載

• 磚墓漢藏學大國帝京東本日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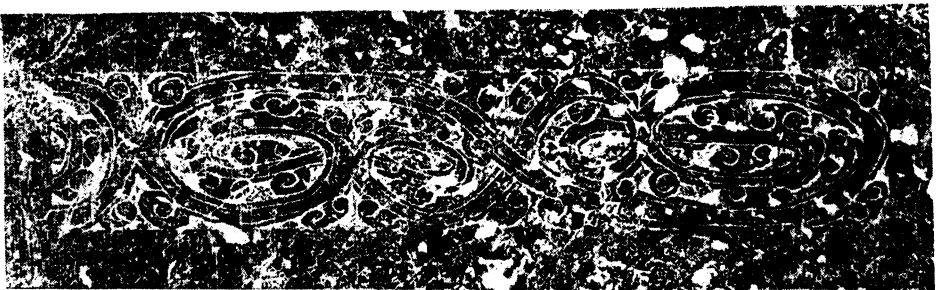
龍雲器漆漢土出浪樂 (甲)



龍雲器漆漢土出浪樂 (乙)



樣文物植祠梁武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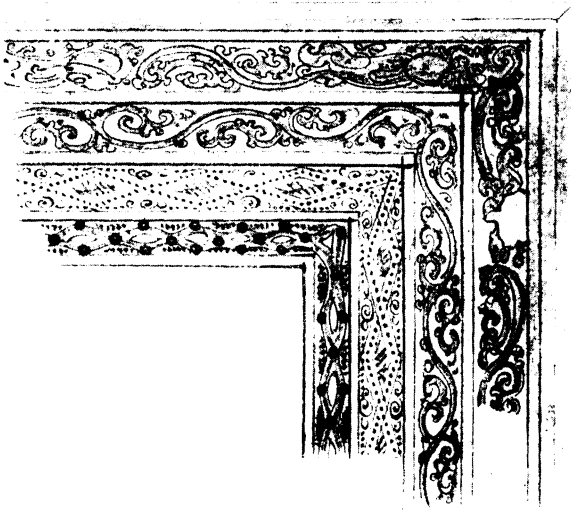


樣文物植山堂孝 (丁)



墳白
墓支
表那
飾山
轉東
載省

紋花碑史卒石廟寺置廟孔年元興永帝桓漢 (甲)



白樂
浪郡
時代
遺蹟
轉載

紋草卷器漆土出浪樂 (乙)



白樂
浪郡
時代
遺蹟
轉載

當瓦紋蕨土出浪樂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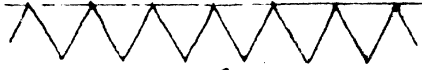
圖版貳拾柒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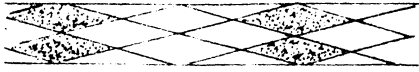
10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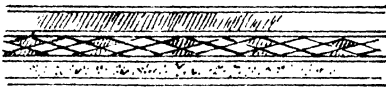
11



3



12



4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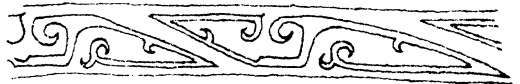
5



14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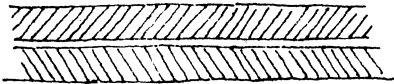
15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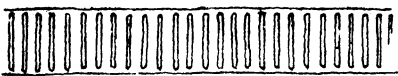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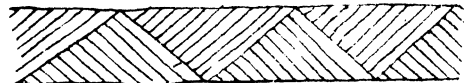
8



17



9



18

1. 山紋 2. 鋸齒紋 3, 4, 5. 武梁祠菱紋 6. 武氏廟波紋 7. 漢墓磚列錢紋
8. 銅箭紋 9. 漢鏡直線紋 10. 武氏廟繩紋 11. 滎陽關連珠紋 12, 13. 大室關及漢墓垂幃紋
14, 15. 漢墓磚及銅器雷紋 16. 漢墓磚S紋 17. 漢明器管環紋 18. 漢墓磚折帶紋



人石前廟室太山嵩（甲）



獅石墓頤高州雅川四（乙）

漢代的建築式樣與裝飾

鮑鼎

劉敦楨

梁思成

序言

在文化史上，前後兩漢，是上承殷周以來的傳統文化，肇育發達，到中葉以後，始漸漸接受西域和印度等異國趣味的渲染，下啟六朝佛教昌盛的先聲，這可說是我國固有文化第一次開始轉變的一個重要時期。牠的建築和裝飾雕刻，恐怕多少也受同樣影響，不免接觸許多外來的新資料，新題材，和新的表現方法。那末兩漢建築的真面目，在我們想像中，究係一種甚麼形象？其所受外來影響，究至若何程度？尤其是我國建築的結構原則，和結構所產生的外觀，是否發生變化？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欲答解前項問題，第一須明瞭周秦以來，至前漢初期我國固有建築的式樣，再與漢中葉以後建築，比較研究，然後始有解決希望。不過我國建築以木植爲主要構材，自漢以來，經二千餘

年氣候摧殘，和歷史上連續不斷的人力破壞，不但漢代木建築渺不可得，就是六朝隋唐的木造物，至今亦未發見。故今日欲澈底解決此問題，在事實上，恐怕絕不可能。但退一步言，我們不問外來影響，至何程度，姑先蒐集與建築有關係的直接間接遺物，對漢代建築式樣和牠的裝飾，作初步分析，為將來研究的準備，也許是研究過程中不可缺的一種工作。

所謂直接遺物，就是山東河南遼寧四川諸省的漢墓、墓祠、墓闕；和山東方面幾種漢墓畫像石；及散存各處的漢甃、瓦、石人、石獸和墓內殘存壁畫等。間接遺物則有銅器、玉器、漆器與陶製的明器多種。以上各項證物中所表示的建築與裝飾，因適合其本身製作目的，和所用材料性質，致所描繪或鐫刻的式樣，不盡相同。如陶製明器，為防止製作時彎曲破裂起見，四周多用牆壁包圍起來，很少有獨立凌空的圓柱或八角柱。但在浮雕歷史故事為目的的畫像石，便於點綴人物計，不論建築物的面闊大小，只有左右兩端二柱，其間很少有柱，和牆壁、榻扇的存在。雖其表現法各有所偏，但我們由此可推測漢代版築、磚砌及純粹木造建築物的大概情形。所以表現方法愈多，我們取材範圍，也就更為廣汎。

漢代建築式樣，見於畫像石、明器、墓磚，和其他遺物中的，有住宅、廳堂、亭、樓閣、門樓、闕、望樓、捕鳥塔、及墓祠、墳墓、倉、園、羊舍、豬圈等等。以上各類建築，依其本身性質，和需要條件，形成各種不同的外觀；為敘述便利計，先作總括的介紹，然後再討論各部分特徵。其餘漢人詞賦中所述的

宮苑陵寢，因證物缺乏，只能留作將來討論資料，本文恕不涉及。

住宅。

住宅式樣唯一的證據，就是漢墓中發現的明器。

大多數係單層建築，採用極簡

單長方形平面配置圖版壹、貳。

正面闢門。

門的位置，或在正中，或偏於左右。

門側開方窗與圓

洞，或在門上設橫窗一列，飾以菱形窗櫺。

左右山牆上，設方窗、圓洞和三角形或桃形的窗。屋

頂多用懸山式。

此外比較複雜的住宅，有用曲尺形平面者，係連接二棟長方形的建築於一處，其餘二面繞以圍牆，全體平面略成方形。圖版叁(乙)所示，屋正面的門窗上部，有橫線二道，似表示闌額的

地位。其下有類似實拍棋之物，置於牆角與窗門的中間，致窗與門皆成凸字形。屋後諸窗，離

地面稍低，排列狹而長的窗洞；每三四洞，上下各有橫線一道，聯為一組，也許是表示直櫺窗的形

狀，但不能斷定。

廳堂。

日本關野貞支那山東省漢代墳墓表飾內所載兩城山畫像石，有廳堂一座。圖版

叁(丙)單簷四阿柱上載有斗拱，和武梁祠石刻的手法，大體相同。

牠的平面，據屋頂形狀推測

之，似亦係長方形。兩側復有對稱式重簷建築各一座，面闊和高度，都比中央廳堂低小，似表示

其為附屬或陪襯的建築。

亭。

武梁祠石刻中，有僅容一二人，類似亭的單層建築。圖版肆(乙)

此外兩城山石刻中，

亦有亭，下部髣髴用斗拱承托（圖版伍（甲）（乙）（丙）），其旁又有欄干和梯，顯然非建於平地上。另一例，則於亭下用三跳普通拱，和碩大無朋的曲拱一層，支持亭與梯的重量；曲拱前部，插柱一枚；柱側有人乘舟（圖版伍（丁）），殆係表示水側亭榭一類的建築。

樓閣

武梁祠和孝堂山畫像石內，有不少二層建築。圖版肆（甲）所示者，下層用普通木柱斗拱，上層用欄干、人形柱和四阿式屋頂。兩側亦有對稱式重層建築，但上下皆僅一柱，是否即為閣道，不得而知。其下層之柱，比樓柱稍高，在腰簷上，設斜梯，與樓上層聯絡，比顏氏樂園畫像石所刻的水平形梯，結構稍為簡單。

此外明器中，不乏多層樓閣的例（圖版陸）。各層面闊和高度，不一定較下部縮進或減低，且有上層壁體用斗拱支出，比下層更大的。各層大多數都有平坐，平坐下面或尚有腰簷，用斗拱自下支持，與後代建築的原則無別。其餘斗拱、欄楯、窗、門、瓦飾等，另於下文詳部結構內論之。

門樓

勞福（Lanfer）著述中所引的漢明器（圖版柒（甲）），係單層門屋，中央設雙合門，兩側立頰的上面，架闌額一層，屋頂則為懸山式，全體外觀，與普通住宅無異。重層的門樓，有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所藏漢明器殘品（圖版柒（乙）），下層中央闌門，門側二柱及門上橫梁，鏤刻極簡單的卷草花紋；其上又有挑梁二處，承載腰簷；惟上層中部殘缺，只有兩側二方窗，和一部分屋頂，不能窺其全豹。再次則為畫像石中所刻的漢函谷關東門（圖版柒（丙）），並列兩座式樣相同的木造四層

建築於一處。這石在中國繪畫史中，是我們所知道最古的一幅透視畫；在中國建築史中，是我們所知道最忠實最準確的一幅漢代建築圖，實在是最可貴重的史料。樓的下層，中央設雙合門，上施斗拱及簷。二三兩層都是長方形平面，於牆上開方窗，四周有走廊，欄干，和二斗式的斗棋。第四層無廊，祇於牆壁上開窗，上覆四阿式屋頂；和屋脊上漢人慣用的鳳凰。就全體比例言，上層高度和面闊，都比下層低小，足證後代造塔的法則，漢代已經有了。

闕。圖版捌(甲)所示的建築，在左右兩側者，式樣結構，和現存山東四川二省的漢墓闕，及嵩山啟母廟闕，大體一致。惟在闕後面中央，鐫刻二層建築，點綴人物，不知是墓祠，抑係寺廟，無由決定。此外漢代墓碑上的浮雕，也有具雙觀重樓，類似木構的闕。其一，左右雙觀係單層；中央主要建築，則於門及腰簷上，用懸山和四阿式屋頂，各一層圖版捌(乙)。另一例，雙觀用重層；中央門上，有類似欄楯一類的東西，其上重疊屋簷三層，體制較崇圖版捌(乙)。我們由此簡單浮雕，可推想漢宮殿陵寢和丞相府所用的闕，在原則上，與明清二代午門，並無極大的差別。

望樓

英國優摩忽拔拉斯(G. Eumorphopoulos)藏陶錄內所收的漢明器望樓，係上下

三層圖版玖(乙)，下層與中層之間，有斗棋平坐。中層壁體，比下層特別縮進。至上層，又用斗棋挑出，覆以四阿式屋頂。其全體比例和外觀，與前述樓閣式建築稍異；英國霍浦生(R. L. Hobson)名爲望樓，似尙無不妥。

捕鳥塔

霍浦生支那陶磁器第一冊內所收的捕鳥塔圖版捌(丙)，下部結構，很像木構的架子，其上二層，皆方形平面，各有平坐。各層平坐與壁體屋簷等，都是上層比下層縮進少許；其上用四角攢尖的屋頂，和類似剝柱形的裝飾。圖版玖(甲)所示，也是類似的樓閣，而各層構架和門窗的木料，尤其表現得清晰。上兩層檐下的角梁(?)式斗棋，與圖版陸(乙)兩山所出的螭首，顯然是同一母題而異其用途的。晉魏以後木塔，如雲岡石刻及日本飛鳥時代遺物所見，無疑地是這種多層建築物的變身，所異者祇在塔剝的象徵而已。

墓祠

文獻上許多漢代墓祠石室，現在只有山東肥城縣孝堂山郭巨墓祠一處，巍然存在，為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漢代實際建築唯一的例圖版玖(丙)。據日本關野貞調查，祠僅一間，平面約為五與三的比例。正面中央，有八角形石柱，分正面入口為二，乃後來不易多覩的結構法。除此以外，漢墓磚上浮刻的闕，二三兩層中央有柱圖版捌(乙)；明器中，也有正面中央施斗棋，和此性質相同的例圖版陸(丙)；可知當時建築比較自由，不像後世用三間五間……一定不變的法則。此柱兩側，復各有八角柱一，惟無樞斗和礎石。屋頂係懸山式；正脊向上微微反曲；脊的兩端，比排山外皮挑出少許，各置瓦當一枚，除線條外，並無別種裝飾。其餘排山，瓦飾，簷椽，連簷等，另詳下文。

墳墓

兩漢帝后陵墓，現在未經科學的發掘，真狀莫明。其餘各處發見的小墓，為數雖

多，但以全國言，仍係一鱗半爪，決非今日所能妄加論斷。現在知道的簡單墳墓，僅用木槨或累砌天然鵝卵石爲外牆。再次則有規模稍大，用磚石構成的羨道和墓室。羨道大都南向。墳室的配列方法，極不規則；其數目亦多寡不一。室的平面，或爲長方形，或近於方形，或外側再加套室一層，若走廊形狀。室的上部，普通用磚砌成拋物線形的穹窿，也有偶然覆以水平形石板。現在略舉數例，以窺大凡。圖版拾，詳細的陳述，則非本文所能容納。

倉。日本濱田耕作所著支那古明器泥象圖說內，有漢明器倉屋圖版拾壹(甲)，分上下二層。下層設方窗，外側有梯直達上層。上層有通氣孔一處，窗二處。其上爲懸山式屋頂。除此以外，最可寶重的，要算山東省立圖書館所藏壽州出土漢明器，平面分爲五間，每間有門，門外上下有通長的連楹，兩側又有類似宋式伏兔的東西，開小洞，備裝門栓之用。其上爲四阿式屋頂，和類似老虎窗(Dormer window)的氣樓二處，足窺當時倉屋建築的大概情形。圖版拾壹(乙)。

困。明器內圓困的例，大都外觀相同，惟屋頂瓦隴的分布有二種。(甲)濱田氏前書所載的放射式瓦隴，爲數最多。(乙)南山裡明器用十字交叉的脊，劃屋頂爲四等分，每等分用筒瓦三隴，略成平行狀態，與脊相交。圖版拾壹(丙)。

羊舍。波士頓美術館所藏漢明器羊舍圖版拾貳(甲)，係聯接二座高低不同的硬山建築爲一列，有梯自側面繞至較高建築的上部，其餘三面，繚以矮牆，畜羊於內。又濱田氏書中，有略

近圓形的羊舍，結構比較簡單。

豬圈。豬圈有方圓二種，俱見濱田氏前書內。方形者四面具圍牆，規模比較宏大。圖版拾貳(乙)。其一隅設斜坡，便昇降。自坡左右分趨，各有廁所，設於兩隅，其下爲飼豬場。此法在北方尙可隨處發見。

以上就國內外已知證物，依其性質，作極簡單的分類介紹。再次，分析漢代建築的細部結構，討論其特徵如左。

屋頂

屋頂式樣，有四阿，懸山，硬山，歇山，和四角攢尖五種。幾乎現在我們所用的幾種普通屋頂，漢代都已經有了。五種中間，在漢代各種畫像石，石闕，及明器中所看到的，大部分屬於四阿和懸山兩種；僅明器中有四角攢尖頂圖版捌(丙)，及波士頓美術館所藏漢明器，爲硬山頂圖版拾貳(甲)。此外最特別的，就是歇山頂的結構，係於四阿式的上面，再加懸山頂一個。二者之間，成梯級形狀，致懸山頂的滴水，直接落於四阿頂的前後簷圖版拾貳(丙)。此種式樣，到後來仍然存在；如日本法隆寺玉虫廚子，和山西霍縣東福昌寺的大殿圖版拾叁(甲)，都是如此。後者似係元代

遺物，雖時期較晚，但在平面上，上部懸山頂屬於大殿本身，下部一面坡頂則屬於殿周圍的走廊，可爲歇山式屋頂，由於懸山與四阿屋頂撞合而成的絕好證物。又漢代屋頂成梯級形的，並不限於歇山，就是四阿式中，也偶然發見圖版拾貳(丙)，可算是一件很奇異的現象。

多層建築，在前述樓閣門闕中，已經有過兩層至四層的例。各層屋頂，或全用懸山，或全用四阿，也有併用兩種於一處的圖版捌(乙)。我們由此可想像漢宮中各種殿臺樓閣中，必有不少複雜而富於變化的重簷建築物。

在畫像石和明器中看到的屋頂，雖然大多數都是簷端正面成一直線，但其中亦不乏屋角反翹的表示。葉遐庵先生所藏漢明器樓閣，其上層屋簷，有極顯著的裹角法圖版陸(丙)。其斗拱形狀和其他漢代遺物大體一致，並且壁面上所繪飛仙人物，一部份與武梁祠畫像石類似，恐怕是漢末的作品。此外明器多層樓閣中，有兩個例，圖版捌(丙)圖版玖(甲)，都是屋檐向四角上有極顯著的生起。又少數石闕屋頂，亦具有極輕微的彎曲度，如嵩山太室石闕的連簷下皮，雖仍是水平直線，但瓦當和滴水，在最末一隴，微微提起，致瓦隴上皮的外輪線，稍呈反翹狀態。圖版拾叁(乙)。此種表現法，就是最近發現的定興縣北齊石柱，亦復如此也，許是模倣木造建築的裹角，而因材料製作不便，成此形狀。我們根據以上諸例，雖不能馬上斷定裹角法已普及於兩漢版圖之內，但很懷疑此種結構，或者和下述富於地方色彩的蜀柱一樣，在當時係某一區域的特有

式樣，然後慢慢波及全國，所以在同一時期內的遺物，不是每件都能一致。至於裏角法的策源地，現在尙屬不明。據德國伯爾士滿 (E. Boerschmann) 教授的主張，此法傳播經過，係自南而北，我們雖承認牠極有傾聽理由，但事實上的證明，恐怕現在爲期尙早。

屋頂的切斷面，都有很深的出簷。其坡度，據石闕與明器所示的，都很平坦，似乎比考工記『瓦屋三分』的坡度更小。畫像石所刻的屋頂高低，雖不一律，然除少數例外，圖版捌(甲)亦以比較平坦者居多。

至於屋頂的反宇結構始於何時，和牠的發展經過，現在尙屬不明，不過據最近旅順南山裡漢墓內發現的明器多種，圖版壹(乙)(丙)，已經證明漢班固西都賦中描寫的『上反宇以蓋載，激日景而納光』完全屬於事實。

近歲遼寧省發掘的漢墓內，有不少明器，具有略似捲棚式的屋頂，和現在北方農村建築物中，屋背略拱，上抹麻刀灰的大概相同，也是值得注意的。這類農舍式明器，規模都很狹小，恐怕是當時最簡單建築物的縮影。其中大多數，都於圓形屋背上面，再加正脊一條，圖版壹(丙)貳(乙)(丙)；但也有完全沒有正脊的例，圖版叁(甲)。此種屋頂的發生時期最晚亦在漢代，由此得以證實。

文獻上所載宮殿前部天子臨軒的『軒』，實際上作何形狀，現在全屬不明。惟兩城山畫

像石中有於簷下再施短簷一層，如雨搭形狀圖版伍(丙)是否即爲簡單化的「軒」無法斷定。

簷端結構，據實例所示，只有圓形椽子一層，並無後代所謂飛簷椽。不過說又有「桷」方椽也」的紀載，似當時圓椽以外，必尚有一種方形椽子。椽的排列亦有二種：(甲)最普通的與上部瓦隴方向平行；(乙)雅州高頭闕的椽子，至翼角成斜列狀。椽的空當，在石闕頂上看到的，都很疎朗，至少在椽徑兩倍以上。最奇怪的，椽的前端，在孝堂山石室，好像已有卷殺的表示。圖版拾陸(乙)。牠的裝飾，在文獻上本有「璧璫」和「龍首銜鈴」一類的紀載；據關野貞與村田治郎二人著述，朝鮮樂浪時代，有瓦製椽頭裝飾數種，或者璧璫一類的東西，在漢代實有其事，並非絕不可能。此外孝堂山石室承受簷椽的小連簷，兩端琢有曲線圖版玖(丙)，很像宋式三瓣頭的前身，也是一樁可注意的事。

正脊形狀，要算水平直線的居大多數。向上反曲的只有孝堂山石室，嵩山太室石闕，和南山裡發掘的漢明器數種圖版壹(乙)，玖(丙)，拾叁(乙)。脊的表面，飾以線條和花紋圖版叁(丙)，肆(甲)，

玖(丙)。脊上則用鳳凰和猿，人圖版拾肆(甲)；與山字形，博山爐，及其他裝飾圖版陸(乙)，拾貳(丙)。

正脊兩端形狀，見於畫像石和石闕中者圖版拾肆(甲)，種類頗多，但無六朝以後的鴟尾，唯明器中，有鬚髯相像的例；如南山裡明器中，脊的兩端，在側面累疊瓦當三枚，成品字形，致其正面，向上彎曲，和北魏雲岡石窟的鴟尾，頗相類似圖版壹(甲)，(丙)，貳(丙)。此種重疊瓦當的辦法，又見於嵩山

太室石闕圖版拾叁(丙)顯然是當時通行結構法的一種。不過鴟尾是否創於漢代，歷來贊否不一其說，現在我們根據南山裡諸例，對於反對說中最有力的北史宇文愷傳『自晉以前未有鴟尾』雖尚未獲得完全否認牠的確定，但最少限度，我們可以說漢代已經有北魏和唐代鴟尾的雛形了。

四阿式屋頂的垂脊式樣，在山東兩城山畫像石中，其前端作尖形，伸出屋簷外甚長圖版伍。明器中則多用筒瓦；以其前端的瓦當，向上微仰，成二疊或三疊形狀圖版陸(甲)(乙)。如果後者所示與實狀符合，足證後世垂脊和戢脊的結構原則，早已發生於漢代。高頤石闕的垂脊，一部分也是用筒瓦，一部則為矩形切斷面，其上覆以薄板；又於垂脊前部，用類似鴟尾的裝飾圖版拾貳(丙)都是討論漢代脊飾絕好的證據。

漢代遺物中，有不少懸山頂的兩端，具排山結構，也是討論漢代建築最有興趣的問題。排山勾滴的配列法，據現在知道的有二種。(甲)一部分明器和孝堂山石室，都和山面成九十度正角，惟最下一隴列角勾頭，成四十五度圖版陸(乙)玖(丙)和清式山牆上的墀頭結構，幾乎一致。(乙)南山裡明器的排山勾滴，成斜列狀圖版壹(甲)貳(乙)。

在多層建築中，各層屋頂都有博脊和合角吻圖版肆(甲)柒(丙)當然是隨事實要求而產生的結構法。如果考工記『殿人重屋』的記載不謬，牠的發生時期，或者尚在漢代以前。

漢代的瓦，有筒瓦和版瓦兩種。石闕所示，都是二者併用，和後代方法相同。但武梁祠畫像石中，在各行版瓦的中間，刻直線三條，圖版肆（甲），很像現在北方通行的「仰瓦灰梗」，用版瓦仰置，中間抹灰一條。瓦當形狀，有圓形和半圓形的區別。後者數量較少，疑係周代舊法，到秦漢以後，慢慢歸於淘汰。當時瓦上無釉，據何叙甫先生所藏漢瓦當，牠的着色方法，下面塗石灰一層爲地，其上再塗朱，和近歲發掘燕故都的瓦當一致，可知仍是周代遺法。瓦當上花紋，不外文字和動物植物三種，圖版拾肆（乙），貳拾叁，當於裝飾一項內，再加討論。勾滴形狀，見於石闕等處的圖版拾叁（乙），拾陸（乙），只將版瓦微微伸出連簷外面，並非下緣突出，所以漢代是否有後世同樣的勾滴，尙屬疑問。

枅拱

秦以前是否已有枅拱，因實物缺乏，無法證明。及至漢代，文獻和實例，都能證實木造建築已確有此種結構法。不過畫像石所刻的形體，過於簡單，據爲推測資料，尙嫌不够，幸尙有少數

石闕和明器上的料棋，可以互相比較研究，也許由此略能知道漢代料棋結構的一點梗概。

漢代各種遺物中所表示的料棋式樣，大別之，可分爲二類。一類同我們後來看到的普通棋同型。一類棋形彎曲，也可以稱作『曲棋』。後者內，除山東兩城山石刻（圖版伍丙）（丁），略能暗示古代利用天然彎曲木材，來做曲棋外，其餘四川諸闕所刻的複雜形體，都是一種裝飾作用，在木建築的結構上，絕無實現的可能性，故以下只討論第一類棋的結構。

漢代普通型斗棋，和建築物其他部分的聯絡關係，在陶製明器中，每自牆壁出華棋，或斜撐，或挑梁，承托櫨斗，其上施棋，受平坐和屋簷（圖版陸甲）（乙），捌丙，玖乙，拾伍庚）。在畫像石所示的木造建築，則櫨斗直接置於柱（圖版柒丙），捌甲），或闌額（圖版伍甲）上面，與後世無別。此外四川石闕上所刻的斗棋，在櫨斗下面，另用短柱一枚，支於枋上（圖版拾伍甲）（乙）（丙）。除高頭馮煥沈府君諸闕外，漢代別種遺物中，現在尚未看見同樣的例，似乎此法帶有地方色彩，當時尚未十分普及。後世斗棋下面用蜀柱的制度，顧名思義，蜀是四川的別稱，也許就是受前述短柱的影響，殊未可知。

櫨斗的比例，如果畫像石和孝堂山石室所表現的有相當權衡（圖版玖丙），拾陸乙），斗的長度不用說，就是斗底也大於柱徑，當時斗棋的雄大，不難想像。櫨斗的欹很高，牠的曲線，凹入甚深，可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證物中，尚未發現皿板。

櫺斗上的棋有三種。最普通的，棋上只有兩個散斗，不但馮煥闕如是圖版拾伍(甲)，就是畫像石和明器中都有不少的例圖版伍(乙)、柒(丙)、捌(丙)。也有重複的結構，於二散斗的上面，再加一棋，棋上仍只用散斗兩個圖版柒(丙)。此種二斗式的棋，數量較多，好像是當時最通行的方法。雖說到後來歸於淘汰，但日本法隆寺玉虫廚子的雲形棋，也是二斗式圖版拾伍(戊)，或者六朝時，朝鮮日本尙保留一部分漢代遺法。其次則如高頭石闕和一部分明器的斗棋，在二散斗中間，加一小長方塊，很像自內部挑出來的螞蚱頭圖版陸(甲)、乙、拾伍(乙)。我們若將高頭和沈府君二闕的斗棋，比較研究圖版拾伍(乙)(丙)，也許這長方塊，就是一斗三升的濫觴。再次則爲一斗三升斗棋圖版捌(甲)，牠的發生時期，恐怕要比前二種稍晚一點。

漢代棋的形狀，有棋身很高，下緣線和上緣線，都用很強韌彎曲的平行線，表示其爲原始型利用天然曲木的形狀圖版陸(乙)、拾伍(乙)。有的用近於四十五度的直線斜殺(Dove)似乎就是後世三瓣至五瓣卷殺的前身圖版拾伍(甲)。有的用海棠曲線，好像兩個 oval 連接一處圖版拾伍(甲)。也有棋的上緣，比下緣短圖版陸(甲)，致棋兩端的下部，向外臄出，略如日本法隆寺金堂斗棋。足窺當時棋的式樣，十分自由，尙無後世比較劃一的現象。

在各種明器中，可以看出斗棋上面用替木的方法，也是一樁很有趣的事圖版陸(甲)(乙)。替木的位置，和後世一樣，施於散斗之上，和平坐屋簷之下，圖版拾伍(己)，純係一種聯絡構材。牠的

長度，當然比棋身稍長。兩端的卷殺，有斜殺和近乎圓形兩種。

兩城山畫像石所示木造建築的斗棋配列，除柱頭鋪作外，又有補間鋪作一朵或兩朵圖版伍(甲)(丙)。如果牠所刻的和事實一致，則漢代斗棋，不僅只有柱頭鋪作一種，不能不算爲斗棋發達史中一件重要證物。但此例以外，尙未發見同樣證據；我們雖不說「孤證不足信」，但不能不保留最後的判斷，靜待旁證出現。

以上係就普通型斗棋的正面而言，至於側面的結構，明器和石闕所示的，都只一跳，唯兩城山畫像石中有四跳斗棋圖版伍(丁)。除下層曲棋外，上面三層，都和唐宋以來正規華棋一樣，并且華棋還是偷心造，真是極可寶貴的證據。從前我們想像文獻中所載漢代許多偉大建築物，如果沒有三跳以上的華棋，恐怕不容易支持出簷重量，現在依前述的兩城山石刻，可以證明此種幻想，和事實不致相差太遠。

轉角鋪作的結構，據穆勒(H. Moeller)所繪漢明器望樓圖版拾伍(庚)和優摩忽拔拉斯藏陶錄的望樓圖版玖(乙)，都於平坐下，正側二面近轉角處，各出挑梁，上施一斗三升斗棋，並無角棋，也許就是沒有轉角鋪作以前的結構法。其次圖版陸(丙)和穆勒氏書中的望樓上層圖版拾伍(庚)，在牆角處，挑出一部分壁體，其上置橫板，與正側二面牆身，都成四十五度角。板的兩端，各施棋二層，承受上層壁體，或屋頂下的橫枋。比此更簡單的，則有霍浦生所述捕鳥塔圖版捌(丙)。

也自牆角出四十五度的棋，承托平坐。以上三例的結構法，都是大同小異，或者此種辦法，就是漢代轉角鋪作的一種，亦未可知。此外趙氏石闕所示的圖版拾伍（辛），雖非真實建築物，但已暗示角斗下面，用正側二棋承托的方法，足供參考。

柱及礎石

在畫像石中看到的柱，很難判斷牠的斷面是圓形或方形，惟漢代墓磚中，有圓形和八角柱二種，表面都鏤刻人物和其他花紋（圖版拾陸（甲））。實際建築物的柱，則有孝堂山郭巨祠的八角石柱（圖版拾陸（乙））。牠的比例十分粗巨，據關野貞著述，柱的高度只有二尺八寸餘，直徑倒有九寸；柱徑和高，約爲一與三·一四的比例。柱身上下直徑大體相同，並無收分和卷殺。柱的東面，尚殘留一部分浮雕，足證三輔黃圖「雕楹」之說，不是虛妄。此外武梁祠畫像石所刻的各種不同姿勢的人形柱（圖版肆（甲）），有些過於滑稽怪異，當時恐怕未必實有其例，就是後代石刻上，也難找到同樣的證物。

柱礎形狀，武梁祠畫像石內有三種（圖版拾陸（丙））。其中二種，礎石向上凸起，插入柱的下部，雖說略能聯絡柱與礎石，然實在得不償失。因柱上重量如果超過柱斷面所能擔任的範圍，或上面重量，是偏心加重，則柱下部一定破裂發生危險，所以此式到後來漸漸歸於淘汰。除此以外，孝堂山和漢墓磚的柱礎（圖版拾陸（甲）（乙）），完全是一個倒置的櫨斗，置於柱下，髣髴與明清二代的柱頂石相類，不過牠的款很高，不像鼓鏡，並且款以下還有一部分方座，露出地面上。

門窗與發券

漢代的門，要算圖版柒（丙）所示的函谷關東門一圖，最爲重要。門的位置，在四層建築的下層中央，具有左右二扉。扉各有鋪首和門環，但無門釘。門的兩側，又有腰枋一層，和餘塞板，足徵明清宮殿壇廟的門制，大體已成立於漢代。鋪首式樣，在英倫博物館所藏漢明器中，亦有同樣的刻畫（圖版拾柒），其他漢銅器漆器中，實例更多。如果我們將秦以前的饗餐紋，和以上諸例，比例研究，則漢代鋪首，仍未脫饗餐紋的窠臼，很爲明顯。

建築物外部的門，據明器所示，門上有極簡單的雨搭圖版壹(丙)貳(丙)；或於門楣上面，再出挑梁，承托短簷，結構比較複雜一點圖版柒(乙)。門的形狀，普通都是上下同一寬度，不過漢墓中有略似馬蹄鐵形狀圖版拾捌(丁)；和上狹下闊，如希臘 Erechtheion 的門，很為奇怪圖版拾捌(甲)門上的結構，雖說橫梁式 (Lintel system) 占大多數，但其時已有發羨方法：如樂浪南山裡諸漢墓的羨門 圖版拾捌(甲) 及波士頓美術館所藏漢明器羊舍 圖版拾貳(甲) 都用半圓形發券。牠的結構法有單券，雙券，和兩券一伏 圖版拾捌(甲)(乙) 數種，足證清代慣用的券伏重疊方法，早已見於漢代。並且南山裡羨門上所用的磚，係上大小，專為發券而製造的楔形磚，令人驚異當時技術的進步。除此以外，營城子漢墓和刁家屯五室墓內，又有弧狀發券 (segmental arch) 圖版拾(甲)(乙)拾捌(丙) 尤以前者形狀近乎平券 (flat arch) 足證其時發券種類之多。

窗的形狀，以長方形為最多；也有方形，三角形，和圓形，桃形的小窗。窗櫺種類，最普通的要算斜方格，次為十字交叉形圖版壹(丙)。類似直櫺窗的雖有一例，但不能斷定圖版叁(乙)。窗櫺的裝置，明器中，有些裝在牆壁外側圖版陸(甲)(乙)，是否和實際情形符合，現在無法證明。

平坐及欄干

畫像石和明器中的樓閣，差不多各層都有欄干。其中半數，欄干設於平坐的上面圖版陸，柒（丙），捌（丙），玖（乙），惟平坐下，或直接與腰簷銜接，或另用斗拱承托，極不一律。在大體上，後世平坐結構的原則，漢代已經有了。

欄干式樣，最普通的，尋杖下面，在各蜀柱中間，再施橫木一條或二條，圖版陸（甲），捌（甲），（丙），玖（乙）。其交接點往往加以圓形裝飾，類似巨釘。兩城山畫像石所示的圖版伍（丁），橫線數目過多，恐怕是板的表示。此外也有用套環形圖版陸（乙），和烏類圖版陸（丙），及其他裝飾花紋圖版肆（甲）。其中和北魏以來的勾欄比較接近的，當推畫像石內的函谷關東門與兩城山石刻二例，圖版伍（乙）柒（丙），都在尋杖下用短柱，其下盆唇和地楸的中間，復用蜀柱和橫木，甚類雲岡石窟中的料子蜀柱勾欄。所不同的，只是上下二層柱的位置，未能一致。也許後世的勾欄，就是由牠改進而成。

臺基

中國建築因屋頂過大，全靠下部的臺基來作襯托，故臺基功用，和屋頂一樣重要。古籍上所載堯堂高三尺，周天子之堂高九尺，雖不可考，然周末燕故都的臺基，現在尚留存多處，偉大非凡，足證周末以降，築臺的風氣，盛極一時。漢未央宮前殿臺基圖版拾玖，據說是截切龍首山而成，現存殘址最高處約高十四公尺，證以張衡西京賦「重軒三階」此崇峻的臺基，當時或分上中下三層，也是事所應有。牠的面闊約百公尺，進深約十公尺，雖比紀載上東西五十丈約合一百一十五公尺，南北十五丈約合三十公尺半，略小；但千餘年風雨剝蝕，和人力破壞的結果，尚能保留上述尺寸，則其最初規模，異常宏大，可以想見。

小規模建築的階基，當以兩城山畫像石圖版叁(丙)所刻的最為明瞭。其結構先於地面上立間柱。柱與柱之間，有水平橫線數條，也許是表示磚縫的意義。其上加階條石，表面上刻有花紋。此種辦法，與日本法隆寺諸建築對照，在原則上可云完全一致。所差的，祇間柱下面無地袱，和柱與柱之間，用石板二事而已。此外孝堂山石室也有簡單階基，具見前圖，不再及。

牆壁穹窿

漢代牆壁結構，現在可據爲參考的，只有樂浪和南山裡等處漢墓中的磚牆。普通砌法，用一層 *stretching course* 的橫磚，和一層直磚，交互疊砌。也有用二層或三層橫磚，與一層直磚合砌，橫磚中，最少必有一層用 *heading course*，比前法稍爲複雜圖版拾捌(乙、丁)。墓室上的圓頂切斷面，近於拋物線形，或僅用橫磚，或用橫磚和直磚合砌，都是外側稍高，逐漸向內挑出，其性質介乎 *cobelling* 和發券二者之間圖版拾(乙、拾捌(丙))。至頂，覆以水平層之磚，或以方磚斜嵌於頂穴內。漢代的磚，有普通磚，發券磚，地磚，和墳墓內的空心磚數種。發券磚見前。普通磚修砌牆壁時，用石灰與否，殊不一律；除此以外，亦可以之鋪地。專門用於鋪地的磚，大抵都是方形。空心磚，也有製爲柱梁各種形狀，大概爲防止墓內潮濕，和燒造時火力易於熟透的緣故而特製的，故取空心的方法。

文獻上所載牆面上的壁帶列錢等，現在尙屬不明。不過前述各種磚的表面，有不少的例，都浮刻人物，禽獸，建築物，及文字銘刻，和各種幾何形花紋，可見漢代的磚，不僅是一種主要結構材料，並且還具有裝飾的使命。牆上壁畫，如刁家屯和牧城驛諸漢墓，不問其爲普通磚或浮雕磚，都先塗石灰一層，其上再施彩畫。

裝飾雕刻

漢石闕和畫像石內所表現的建築裝飾，實在有限；但裝飾題材，見於其他美術工藝品者，甚爲廣泛，苟能綜合研究，亦能略窺漢代建築裝飾的一般。

最近二十年來，日人在朝鮮發掘漢樂浪郡的遺蹟，和遼寧省南山裡，營城子，牧城驛，熊岳城等處的漢墓，對於漢代建築裝飾，獲得不少證據。就中樂浪郡爲前漢武帝時平定朝鮮後所置四郡之一，其郡治遺址，在今平壤大同江左岸，附近有不少漢墓。據發掘出土的古物年代銘記，包括前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八五年），至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不獨可供建築裝飾的參考，並可窺漢中葉文化的大概情形。遺物中最可寶貴的，當推漆器上描繪的花紋，很細蜜纖麗，並且生動流暢，足證當時繪畫技術的精進。花紋中有不少雲氣紋，藻紋，和龍，鳳，人物等；據西京雜記載董賢宅『柱壁皆畫雲氣花卉』及昭陽殿『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則當時建築物柱壁椽桷上所施的彩畫和雕刻，與漆器上描繪的花紋，實具有密切關係。又前舉

各種鋪首 圖版拾柒，在石刻與明器上見到的，完全和銅器上的鋪首一致。我們由此知道漢代美術工藝品所表現的文樣，縱非全部，必有一部分與當時建築裝飾相同。以下就現在知道的材料，分爲自然物文樣，和人事文樣二類。

(甲)自然物文樣 漢代自然物文樣中，有雲氣紋，雲龍紋，藻紋，和動物文樣中的龍，鳳，虎，朱雀，玄武等。雲龍文樣，如武梁祠畫像石所刻的 圖版貳拾，氣魄雄偉，強勁有力，爲漢代藝術中極可珍貴的作品。樂浪出土漢漆器的雲氣紋和藻紋，則以畫法纖麗與線條活躍見勝 圖版貳拾壹(甲)(乙)，但也有構圖描線近乎圖案化的，圖版貳拾壹(丙)(丁)。又大同江出土的金錯筒 圖版貳拾貳，表面滿刻人物，禽獸，和龍鳳之屬，奔馳飛躍，都很自然；其間更點綴山岳雲氣，互相綜錯，成一幅很繁密的神秘畫圖。

漢代自然物文樣中屬於動物一類的，以四神和龍鳳最爲普通。除見於石刻圖版拾肆(甲)明器圖版陸(乙)，瓦當圖版貳拾叁，地磚，墓磚圖版貳拾肆，和漆器等外圖版貳拾伍(甲)(乙)，樂浪古墓的玄宮內，亦有四神壁畫，都是描線生動，如西京雜記所云「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此外畫像石和瓦當上的各種動物，種類甚多，大都構圖比較簡單，而生動的特徵，仍然如一。

漢代自然物文樣中，尚有一特點，就是植物類文樣，已逐漸發達，除前述藻紋外，尚有蓮華，葡萄，卷草，蕨紋，和樹木等等。蓮華用於藻井，即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所稱的「圓淵方井，倒植蓮華，葡

現在雖無實例證明，但可以南北朝石窟內的藻井雕刻推之，相去當不很遠。葡萄紋多見於銅鏡。卷草紋完全和希臘 *acanthus scroll* 相同的，尙未發現，尤以石刻中所示者，不能算爲卷草

圖版貳拾陸(甲)，但白懷德 (W. C. White) 在洛陽發掘的周末韓君墓，其中已有類似卷草的紋樣；

樂浪出土漆器中，則更有比較接近的例 圖版貳拾陸(乙)。此二種花紋，在漢以前，都未發見過，其

中葡萄一項，自西域輸入，見諸紀載，可說完全受西方的影響。蕨紋亦見於韓君墓出土的銅器，

在漢代則多用於瓦當 圖版貳拾陸(丙)，到後來變體甚多，幾乎成爲一種圖案式的花紋 圖版拾肆

(乙)。至於瓦當和石刻中所表現的少數樹木，構圖都很古拙，不能與生動活潑的人物比較，可見當時運用此類題材，尙未達到圓熟的程度。

(乙) 人事文樣 漢代人事文樣中，屬於文字一類的，大多數用於磚瓦銘刻 圖版拾肆(乙)。

在周代遺物中，很少看見此種辦法，似係蹈襲秦代遺習。關於歷史傳說，風習一類的雕刻，在當時可稱盛極一時；現在留存的武梁祠孝堂山兩城山畫像石，無不屬於此類。就中以武梁祠所刻最爲豐富精美，首屈一指。其題材內容，自歷史事蹟，下至神仙列女，孝子，刺客，戰爭，燕飲，舞樂，庖厨，狩獵，農耕等，應有盡有；而人物描刻，能以簡勁，生動，飽滿見長，處處表出活躍情狀，不愧爲漢代藝術的代表作品 圖版貳拾。

人事文樣內，尤足注意者，就是秦以前盛行的雷文，到漢代漸漸歸於淘汰，而代以各種簡單

綫條所組織的幾何花紋圖版貳拾柒。此項花紋種類甚多，且互相參合變化，愈演愈繁，不能一一列舉。現在姑就原則上，分爲鋸齒紋、波紋、菱紋……等十餘種。山紋多見於銅器，其用於建築方面的，往往不加琢飾，成一種簡單鋸齒紋。波紋見於武梁祠石刻，但因材料製作不便，遠不及漆器上所繪的流暢美麗。菱紋、折帶紋、箭狀紋、連錢紋、S紋等，多用於墓磚，亦偶見於石闕；其中S紋已見於周末韓君墓。繩紋見於武氏闕。連珠紋見於馮煥闕。套環紋見於明器。垂幛紋見於嵩山太室闕。雷紋偶用於墓磚，但其施於銅器上者，頗富變化，且有類似雲文形狀的。漢代裝飾中除前述二類文樣外，尙留存少數立體雕刻，如霍去病石馬和南陽宗資墓的天祿辟邪石獸；嵩山太室及曲阜魯王墓的石人；四川高頤墓和山東武梁祠的石獅等，製作都很古樸。最好的例，無如高頤墓石獅，昂首挺胸，後部微微聳起，完全是一種力的表示，圖版貳拾捌（乙）。現存南京附近六朝諸墓的石獸，均係由此所蛻化。

結論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對於漢代建築的真面目，雖不能作澈底的認識，但多少也可得到一種

約略的印象；在此種印象中去尋求漢代建築所受外來的影響，當然不能作具體的結論；但也可以提出數種論點，供大家研究。

(一) 漢代遺物所示的屋頂，瓦飾，斗拱，柱，梁，門，窗，發券，欄干，臺階，磚牆，和高層建築的比例，在原則上，一部分與唐宋以來，至明清的建築，併無極大的差別；並且一部分顯然表示其為後代建築由此改進的祖先。故自漢至清，在結構和外觀上，似乎一貫相承，併未因外來影響，發生很大的變化。

(二) 在裝飾文樣方面，漢以前慣用的雷紋，已漸歸於淘汰，而代以各種簡單線條組成的幾何形文樣，但尋不出甚深的外來色彩。植物文樣漢時似已萌芽，是否完全受外來影響，未敢斷言，但葡萄紋無疑的非我國裝飾上所固有。

(三) 發券和穹窿二種結構，是否受西方影響，現在尙屬不明。

(四) 在後世中國建築中，佔有極重要位置的佛塔，尤其是晉魏南北朝的四角木塔，其肇源於漢代「捕鳥塔」一類的多層建築，是無可疑的。

以上僅就筆者所知有限的資料，作初步嘗試的推測，挂一漏萬，自知難免，甚望讀者賜予指正，俾獲得補充和修改的機會。

漢代的建築式樣與裝飾

定價四角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編輯兼
發行者

北平中山公園內
中國營造學社
電話南局二五三六

印刷者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京城印書局
電話南局三五七〇

製版者

北平和平門內東半壁街
懷英照相製版局
電話南局三八六五

